

鱼缸里的平衡启示

□云南昆明 汤云明

前几天天下大雨,小区门前的河水暴涨,由于水浑浊缺氧,河里的小鱼就浮到了水面,一些市民趁机拿网兜去捕鱼。我也捕了几条指头长的小鱼儿加入到我的鱼缸里。可惜,两三天时间内,不但我新加入的五条小鱼全部死光,就连我以前已经养了几年的六条金鱼也死了两条。我很是后悔,因为贪婪,一下子害了好几条鱼命。

其实,这种类似的事情以前已经发生过多次了。本来鱼缸里已经有几条鱼了,有一次,妻子又买回来几条鱼放进去,也就是两三天内,就有鱼不断死去,直到还剩下五六条就不会死了,可以长期生存下去。也就是说,只要鱼缸里加入了新鱼,即使新来的不死,原来的鱼也会死去,死到相对平衡的时候它就不死了,可以很好地维持下去。

总结多次的经验和教训,我找到了原因和规律,就是这个鱼缸

的空间有限,水里的空气、微生物、食物、活动范畴等容量就那么点,在养五六条金鱼的情况下,刚好达到平衡。而一旦打破这个平衡,它就会启动自然选择机制,优胜劣汰,适者生存,直到达到新的平衡。

大自然中的生态和食物链需要平衡,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改变,会导致一系列的事物随之改变,生态好了,自然界中种种皆大欢喜;生态破坏了,都会受到惩罚,甚至灭绝。又比如草原上风调雨顺了,牧草丰茂,野兔就会迅速增长,随之而来的狼和鹰等也会因为食物丰富而增加,当狼和鹰把野兔吃得差不多了,食物的短缺就会导致狼和鹰数量的下降,等狼和鹰的种群少了,减少了天敌,野兔生存的机会又增加……不需要人为干预,自然界就会自行维持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。

我们的身体需要平衡,人体就

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物理、生化循环系统,它需要酸碱水分、营养物质、阴阳气血的平衡,所以需要我们的食物荤素搭配,五谷杂粮、蔬菜水果同步摄入,才能达到各种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的平衡,好让这个身体系统正常有序地运转。

在身体平衡以后,我们还要追求心理的平衡,才能健康长寿,让生命有质量、有意义。俗话说:“比上不足,比下有余。”我们没必要因为攀比而让自己心情不舒畅,特别是不能只比好的,而让落差和沮丧左右我们的情绪。我想,这也是适者生存的心态和智慧。

一般长寿的人,大多数都有着乐观豁达、心地善良、自律力强、不卑不亢、目光长远、不患得患失的心态。

小小鱼缸见平衡,与我而言,它的意义已经从衡器两端承受的重量相等,延伸到事物的方方面面和哲学命题。

从未断绝的思念

□兴化 苏宝大

我的奶奶张等弟20岁时嫁给我爷爷。可在我父亲3岁那年,因霍乱,奶奶就过早离世。我奶奶娘家在兴化市新垛镇的南孙村。我懂事后,有关于那儿的一些细节,父亲曾断断续续都告诉了我,只是一直没领我去过那个村。在我父亲临终时,我信誓旦旦告诉过他,日后我一定会去那个地方看看。父亲点点头。

一晃,父亲去世20多年。前年清明节的前一天,我决定去奶奶的老家寻根。经手机导航,到了南孙村的东首,在“雌港河”公路西侧,发现一处乱坟堆,我断定两老的坟地就在这儿了。我下了车,走进乱坟堆里,转呀找呀,终于找到了刻有张如寿和苏增女两位老人的名字墓碑。坟墓矮矮的,四周盛开着桃花、油菜花。我在坟墓前,烧好了纸,跪拜,叩头。起身朝西望去,那边就是南孙村。我走出乱坟堆,顺着北面一条水泥路走去。

父亲晚年时常告诉我,他娘去逝后,他就是在这村里长大的。这里每一寸土地,每一个杳耳,都留下他童年的足迹。这儿更有疼爱他慈祥而温柔的外公外婆。

我边走边问,最后在三棵高大的老槐树下停下了脚步。正巧迎面走来一位高龄老太。我跟她说出来由,又告诉她我是张如寿的后代时,她细细打量我片刻,惊讶地说:你太像巧喜子(父亲的乳名)了。老太告诉我,她就是南孙村长大的人,小时候常在张如寿家玩耍,吃他磨出的又嫩又白的豆腐和薄薄的百叶。我们边走边告诉我,这三棵老槐树就是张如寿亲手栽种的。

我惊讶,抬头仰望高大粗壮的百年老槐,它一定见证了我奶奶青

春的芳华。老太慢慢回忆着告诉我,从三棵老槐树向南的宅基地,曾经就是张如寿的。如今,已建上了一栋漂亮的小别墅了。我们往南走不远,有一条东西小河,河边有个水码头。码头边的河水在悠悠流淌,好似在与我诉说着奶奶的那些凄楚的往事。

我默默走下码头,走近水边,静静伫立。顷刻,如江河决堤,一捧泪毫无理由地逼人眼眶。一些零零碎碎的思绪,一股脑儿渗透进我的脑海里,好想极力去想象和追寻那久远的往事。我断定,奶奶去世后,幼小孤苦的父亲来到这里,他肯定独坐过这水码头上,看着河水,流着眼泪,思念他故去的母亲。

我又在想,从我奶奶的父亲给他四个女儿取的名,就能想象得出,他一生最大的夙愿是什么。大女儿张来弟,二女儿张等弟(我奶奶),三女儿张抱弟,四女儿张裹弟。叫这样的名,无疑是祈盼上帝能赐给张家一个男娃。可惜,终没能让他如愿。在万般无奈下,只得让最小的女儿张裹弟留家,招个女婿。张裹弟生了六男二女,总算让张家在南孙村人的面前,挺起了胸脯,昂起了头。

然而,风水轮流转。想不到双老先后去世后。一天的残阳西下,女婿当着南孙村众人的面,将寒酸的家什一股脑儿拾掇拾掇木船上。然后,“吱——嘎”一声,张家的两扇红漆木门关上了。再将门的铜环扣上,挂上一把大铁锁。

从此,南孙村只留下了两位老人已经故去的老人 and 顽强生长着的三棵老槐树。不过还好,从未断绝的思念,终于在今天算是了却了。

又见桃花笑春风

□河南周口 杨亚爽

阳春三月,我驱车来到巩义长寿山。

首先跃入眼帘的是那哗哗流淌的人工小型瀑布,四周林木葱茏,碧绿苍翠,间有流水,清澈见底。每年的三月,盛开着艳丽桃花的长寿山给巩义带来一片明媚的春色。

长寿山的桃花开遍山野!你看那矗立枝头的桃花,好像热情奔放的高原女儿脸上的高原红,如醉霞绯云般争奇斗艳,竞相绽放。朵朵桃花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,那么鲜艳,那么娇嫩。

一个人漫步在长寿山,只见路边生长着树干粗大而遒劲的桃树,桃花小巧繁多,密密匝匝,层层叠叠绽放在枝头,宛若朝霞。置身在花的海洋,桃花,一朵朵、一簇簇,白里带粉,清雅秀丽,粉里透红,淡定从容。抬头可见蓝得不真实的

天,飘逸的白云下悠闲自在的孩子们在嬉戏玩耍,碧湖与小山交相辉映,仿佛置身于画中。盛开的桃花与高耸入云的山连为一片,让你可以同时体验严冬的冰冷和芳香四溢的暖春,浑然不知自己是在仙境还是人间。

又是一年桃花盛开的时节,别的植物在春暖时,先发出绿芽,展开绿叶,而桃花却是先绽开笑脸,没有绿叶的陪衬,满枝的鲜艳,就像干枝梅。干枝梅傲雪,桃花迎春;干枝梅傲雪一枝独秀,桃花迎春红满园。桃花除了美丽鲜艳,还有着春华秋实的品质,这是所有那些观赏花卉所不具备的。

自然界许多美丽的风景,都是为懂得欣赏的人呈现的。关于桃花的记忆,在岁月的年轮里刻下印迹。时光可以淡薄一切风花雪月,而故乡的桃花年年怒放枝头。

睡眠问题

□南京 周旭

我的睡眠一直不好,有时候还因睡眠问题引起头痛。小时候的觉怎么也睡不够,长大后,心里装的东西渐渐地增多,睡眠也就渐渐地有了问题。

依照友人的金玉良言,我每天打乒乓球,骑山地车,每每都是大汗淋漓。可到了夜晚,上帝睡觉的大门依然对我关闭。有时越是疲倦,越不容易入睡,即使睡了,夜里也会醒上两三次。第二天醒来,自然是没精打采。前不久去句容与十多年未见的老友相会,席间大家频频举杯,相谈甚欢。等晚上到了家里,老友打来电话,说我脸庞如菜色灰暗,是不是哪里不对劲,应该尽快到医院查一查。我说我难以入眠,夜里常常醒来,此种现象困扰我好久了。老友说,下次带给你一样东西,专治睡眠障碍。第二次见面,他给我拿来一大盒用金色锡纸包装的甜蜜的红色粉剂,说每天一袋,泡水喝,喝上十天八天睡眠质量是会有改善的。当天晚上,我咕嘟咕嘟喝下一大

杯,然而一觉睡到大天亮的好事并没有发生。

治睡眠障碍,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吃安眠药。但吃安眠药睡觉,终究不是原生态的自然睡眠,是靠药物驱动的强迫效果。人的脑子当然是不服的。不服的表现就是第二天两腿发虚,无论走路,还是蹬踏山地车,都用不上劲。那日子真的糟糕透顶。

可是叫我心里什么不装什么不想,哪能轻易做到?活了六十多年,所经历的事情大大小小多多少少轻轻重重,难免不在心里留下印迹。话说回来,我们所有的人,无论德行高低,修养深浅,终究是俗人一个。睡眠不好就不好又怎么了?只要不到因睡眠极度缺乏而严重抑郁的地步,就要看开一点,看淡一点,不为睡眠得失所累,说不定睡眠质量反而会向善变好。

前几天,我坐了堂弟的小车回老家扫墓。在车中,想到马上就要见到躺在病床上的老母亲,想到

去世几十年的奶奶和父亲,心中感慨万千。第三天返回南京,决定到车站乘大巴,不再麻烦堂弟。早上九点钟上了车,系上安全带,在摇摇晃晃中竟睡了过去。是大巴车刺耳的喇叭声把我惊醒的,那时车已到南京红山车站。也就是说,我实实在在地在车中睡了近两个小时!难道是祭拜了父亲和祖先,看望了病中的母亲,了却了久有的愿望,心中感到轻松,或者是天堂里的亲人用量子纠缠的密码给我灵魂深处注入了镇静剂,才使我深沉睡去?抑或是摇摆的大巴犹如儿时的摇篮使我悠然入梦?甚或是我磁场的重心在老家,它使我安宁从容?我决定,下次回老家,就坐大巴,不麻烦别人接送。

在南京,像我这般睡眠不好的人何止千万?现在,就有退了休的老人早上专门乘公交车,到车上去打瞌睡。这个办法,我还没有试过,但我正准备瞎子打鸟试它一枪。

乡村石匠

□湖北荆州 张军

我的家乡在陇东黄土高原一个偏僻的村庄,名叫高家渠村。我们村虽不算大,却有木匠、漆匠、石匠、剃头匠、杀猪匠等等,这让邻村的人羡慕不已。

去年清明节回乡祭祖,遇见年过八旬的老邻居高石匠,他消瘦的脸庞泛着红光,头发虽有些花白,但精神矍铄。我问他过得怎么样时,他乐呵呵地说:“如今政策好,种地不用交公粮,家家户户种苹果,一年一亩地少说也能收入几千元。”聊着聊着,高石匠深深地叹了一口气,过了一会儿说:“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把我的手艺传下去,如今时代变了,科技先进了,石匠手艺也派不上用场了。”

过去,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磨面用的石磨,碾压土地和谷物的石碾,让谷物破碎或去皮用的石碾、喂牲口的石槽、装水的石缸等石器。而今,这些家当渐渐稀少,材质一般的被遗弃在老屋的土窑或场院里,材质好的早就被外地来的人陆陆

陆续低价收走了。

记得我小时候,磨面用的石磨是村里最常见的,几乎每两三家就有一个磨坊,每个磨坊都有上下两盘石磨。石磨用久了,上面的纹路就会磨损,磨起面来就很慢,而且麸子多,面少,需要翻新。这时,大人们必定会提前跟高石匠说一声,让他抽空来家里翻新石磨。每逢下雨、下雪天或农闲时节,高石匠总是背着他那破旧的黄色帆布工具包,走村串户,来到磨坊给人翻新石磨。高石匠干的是力气活,也是手艺活,人们都不敢怠慢,只要他来了,都愿意用家里最好吃的饭菜招待他。而高石匠对主人的用心也心知肚明,干起活来总是踏踏实实,十分卖力,经他翻新的石磨,既好用又耐用。

时光荏苒,岁月匆匆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人们渐渐告别了石磨、石碾、石碾、石槽、石缸等石器。

如今,高石匠已是四世同堂,儿孙们都劝他在家享享清福,可

他依然喜欢每天早早地起床,披上外衣盘腿坐在炕上,抽一锅子旱烟,熬一壶浓茶,烤一个蒸馍。吃饱喝足之后,先打扫完院子,再哼着秦腔走到自家的菜地或苹果园里,拔拔草,一刻也闲不住。有时候,他还把破旧的帆布工具包从木头柜子里小心翼翼地拿出来,把锤子、凿子等工具一件件摆在一块红布上,用从旧衣服上剪下来的布片,默默地一遍又一遍地擦拭。

前几天出差到成都,在市郊一个生态农庄,我惊奇地发现许多旧物件,有石磨、石碾、石碾、石槽、石缸等,品种齐全,形态多样,花纹丰富,风格各异,材质也不相同。据农庄一名工作人员介绍,其中一个石磨就是从甘肃庆阳千里迢迢运送过来的。面对来自家乡的石磨,我思绪连绵,感慨万千。

如今,许多过去村庄独有的人和物渐渐消失,这也许是社会发展的必然。于我,有欣喜,也有叹息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980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